

习儒明礼·尼山有爱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喻屯镇大李庄村文化“两创”亮点多 三朝古军屯，江北醉水乡

记者 汪洸 通讯员 杨洁

作为任城区首批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示范点之一，喻屯镇大李庄村依托区位优势 and 富集的传统文化资源，相继建设了乡村记忆馆、渔猎文化馆、军屯文化馆等场馆，旨在留住记忆、留住乡愁，传承、弘扬农业文化。

融汇众多文化元素 独创文化“两创”路径

一年春光惹人醉，万顷梨花作雪飞。4月的喻屯，生机勃勃、百花争艳，沐浴着千亩梨花香，4月1日至2日，任城区喻屯镇在王军庄村及大李庄村举行第一届“喻见花开”梨花节。

活动现场，除了在春风中摇曳生姿的朵朵梨花之外，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，也让游客们觉得周末与梨花的相约“不虚此行”。泥塑、绘画、葫芦烙画、剪纸等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区，让游客们在大李庄村第一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传统文化体验。“这个村子传统文化氛围很浓郁，在梨花树下身穿汉服赏花、品茶，仿佛时空穿越一般，别有一番风味。”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评价说。

众所周知，喻屯镇河湖众多、水洼交错，紧邻京杭大运河的特殊区位优势，为喻屯镇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积淀，也为喻屯镇打造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示范点奠定了基础。作为喻屯镇其中一处融汇了儒家文化、军屯文化、渔家文化等众多文化元素的村居，大李庄村走出了任城区独有

的文化“两创”路径。

2022年，在被列入了任城区首批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示范点后，大李庄村在传统文化的品牌打造上迈入了快车道。作为山东省乡村振兴“十百千”工程示范创建村，大李庄村在整合水系、田园、村庄等资源的基础上，深挖军屯文化内涵，充分展示了汉、明、清三朝的古军屯军事文化，精心打造了军屯文化馆、渔猎文化馆、农夫学堂等场馆，建成了金山湖、银山湾、灯火渔家、水上乐园和祈福双鼓等重要景点，打造集生态观光、文化体验、乡村休闲、水上娱乐、研学游基地于一体的“三朝古军屯、江北醉水乡”，充分展现了喻屯历史人文风貌，成为喻屯镇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亮点。

精彩活动络绎不绝 精心打造“喻屯样板”

2022年以来，随着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示范点这块金字招牌花落大李庄村，喻屯镇也借势全面推进该村的传统文化建设力度。

去年5月份，大李庄村首次举办了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系列活动，非遗项目



大李庄村打造的古军屯文化体验游成为任城区的一大亮点。

传承人张华君在大李庄村文化广场上为村民带来精彩的落子，响亮清脆的快板声和韵味十足的戏腔，吸引来来往往的村民驻足观看。据介绍，南口山东落子既保留传统又根据周围环境及时事即兴创作，它曲调高拔，唱腔洪亮，声音清脆，没有花架子，保留了传统落子的原生态。在喻屯镇颇有名气的泥塑传承人贺风勤，则向围坐在她身边的群众讲述“捏泥人”的故事。

如今，像这样的文化活动几乎每月都有。随着像甜瓜节、梨花节等节庆活动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大李庄村也成为了喻屯镇文旅产业的核心版图之一。近年来，喻屯镇持续发力打造滨湖水乡村乡村振兴示范片区，大李庄村作为示范片区

的核心区，喻屯镇持续对该村的基础设施进行高标准规划，建设了餐饮服务、休闲垂钓等项目。

大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爱华介绍，一步一景，老百姓出门，不管是上街还是到景区，心情非常舒畅，都在说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幸福生活。他告诉记者，依托现有的农业产业、公共服务、乡村旅游等基础设施，喻屯镇重点围绕大李庄村、王军庄村等核心村庄，完善提升游客服务中心、渔猎文化、军屯文化等各类场馆；推进“稻”“藕”，水梨基地等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提档升级；推动长江鲥鱼、热带植物馆等大项目发展壮大。随着整个片区的建设逐渐成型，据统计，预计每年可吸引10万以上游客前来休闲采摘、农耕体验。

丰家雷系列

文化散文

□ 丰家雷

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糟糕的帝王之一，二世而亡国，是与殷纣、夏桀、胡亥一路货色的昏君暴君。一提起他，荒淫无道、穷奢极欲、挥霍无度、好大喜功、刚愎自用、嫉贤妒能、暴戾冷酷……几乎所有形容坏皇帝的贬义差词都能用在他身上，成为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。

其实，从历史记载来看，杨广应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豪杰人物，上苍对他也是非常眷顾的，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如此不堪的结局。

论出身，出生于帝王之家，爹是皇帝，娘是皇后，是含着“金汤匙”出生的。典型的超级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。

论长相，史书说他“美姿仪、少敏慧”。长相俊美，仪表堂堂，活脱脱“帅哥”一枚。论才华，杨广自小“好学，普属文”，写的一首好诗，极具才情。他曾自夸说，“就是与士大夫比才学，我也该当皇帝”，自认为文才天下第一。他的一首小诗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斜阳欲落处，一望黯消魂。”为历代传诵，可见其功力非同一般。说他才华横溢也绝非浪得虚名。

论实绩，那就更是不得了了，早在做皇子的时候，他就领兵南下，一举突破长江天堑，活捉后主陈叔宝，灭掉陈朝，实现南北统一。

做了皇帝后，他更是夜以继日，马不停蹄地大干快上。

比如说挖掘修建大运河，用6年将从春秋到南北朝时期的5条运河水系河道全连接到一起，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，贯穿华北和东南的庞大水系，打通了全国交通大动脉，促进了南北大交流。

比如说迁都洛阳，只用了14个月就造起了一座新城，使洛阳成为当时的大都市，实现了帝国政治中心东移，加强了对

山东和江南广大地区的有效控制。

再比如说西征吐谷浑、征林邑、征契丹、征琉球、三征高句丽，据长堑、置关防、修驰道、筑长城，重新连接起丝绸之路，开疆拓土，抵御外侵，巩固边防，扩大了帝国版图。

又比如说开创科举，彻底打破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门阀垄断局面，让更多的寒门子弟有了出头之日。

隋炀帝干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事，单独拎出一件来，都足以青史留名。就像历史学家胡戟所说，“我们差不多可以说，秦始皇做过的事，隋炀帝多半也做了，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；我们还可以说，隋炀帝做过的事，唐太宗多半也做了，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。然而，秦始皇、唐太宗都有‘千古一帝’的美誉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”。

这究竟是谁错了呢？是历史不公吗？还是后世冤枉了他呢？

其实，归根到底，就是杨广太着急了，太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了。一个“急”字让他把人生的一手好牌打了个稀巴烂。

《隋书·炀帝纪》称，杨广“尚秦汉之规摹”，处处以秦皇、汉武作为模仿的偶像，把他们的盖世功名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。他也要有更大的作为，极其渴望成为又一位功标青史的千古一帝。

杨广为自己确定的年号为“大业”，气势磅礴的“大业”二字表达出自己不甘平庸的豪情壮志，他要追求的是大功业、大气魄，建立万世瞩目的千秋伟业。

作为一位胸襟宽广、志向远大、雄心万丈的封建皇帝，杨广是勤奋的，总共做了14年的皇帝，其工作量大得惊人，工作安排得相当紧凑，曾两次下扬州，巡视突厥河右，去过越南，在京城长安待得时间不到两年，住在洛阳的时间更是只有三年多。可以说杨广的皇帝生涯，不是在巡游，就是在去巡游的路上。看这段历史，

总让人感到他是一直在急吼吼地奔命。

他在位的八年和平时期里，总共兴修了22项规模浩大的工程，累计征收3012万人次劳动力，而隋朝当时的人口为4600万人，平均每年征用400万左右的劳动力，相当于每年大约有1/10的人口被征用于修建各种工程，这数据几乎是全国壮年男丁的总数。

从这些冷冰冰的数据，我们不难想象，隋炀帝对于干大事业着急得不得了，激情四射，热血澎湃，像上紧了的发条一样，新思路、硬措施层出不穷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开工，一项工程接着一项工程实施，四面出击，一刻也不停歇，恨不得“一拳头砸出一口井”来。

从性格上讲，他个性很强，自信“爆棚”，加之他太优秀了，能力太强了，精力太充沛了，太有个人魅力了，对其他人也看不上眼，更听不进别人的忠言。只有他说你干的份，别的都是妄想。

他曾言，“我性不喜人谏，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，弥所不耐。至于卑贱之士，虽少宽假，然卒不置之地上。汝其知之！”此语既出，给那些有拳拳报国之心的大臣关上了进言献策的大门。

诸上因素叠加，加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最终导致了民力超负荷透支，国力衰竭，民怨沸腾，揭竿而起。大隋王朝也像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，很快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

隋炀帝时期的老百姓也是倒了大霉了。三征高句丽动用了300多万人。开凿大运河，动用了300多万人，死的就将近200万。老百姓昼夜赶工，长时间泡在水里，以至于很多人腰部以下都溃烂生蛆。营建东都洛阳，又动用了200多万人。这种动不动就征用上百万人口的大手笔一个连着一个，天下成了一个个人仰马翻的大工地。当时百姓长年累月劳作，就没有消停一下让人有喘口气的时候，令天下人苦

不堪言。有人自断臂足，以逃避徭役，且称断臂断足为“福手福足”。

凭心而论，隋炀帝所谋划实施的这些事情，每一件都是好的，甚至是功德无量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后来的大唐盛世就是吃了隋朝的“老本”。隋炀帝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，他在短时期内迫不及待地连续兴办大役，叠加在一起，繁多而苛严，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极限承受能力，就成了天怒人怨的恶行了。老百姓的步子实在是追不上朝廷的大思路，他工作越努力、越勤奋、越敬业，老百姓就越遭殃，他的勤政反倒成了苛政、暴政。

帝国的辉煌，朝廷的功业，皇帝的面子，其实都是百姓的血汗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他们是要过日子的，求的是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不是什么大隋的超级工程，更不是杨家的万世基业。老子说，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意思是对于老百姓要注意休养生息，不要动辄扰民，更不要翻来覆去乱折腾。

只管自己功成名就，不问百姓水深火热。他是彻彻底底地把老百姓得罪透了。至高无上的皇帝变成了百姓眼里的恶魔。

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历史，假如隋炀帝不那么着急，缓一缓，好好与民休息，把这些工程项目与百姓生产生活统筹安排，分步实施，工期不那么紧，甚至施工时间延长一倍，那么这种国破家败人亡的灾祸是否可以避免呢？

这样的假设应当是成立的。因为隋炀帝被部下杀死时只有50岁，如果能像他的父亲隋文帝一样活到64岁，那么他将在位28年，用28年的时间干这些14年干的工程，历史会不会重写呢？杨广会不会成为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呢？我看是很有可能。

欲速则不达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！隋炀帝，你着什么急呢？